



康巴周末

康巴文学

2025年9月12日 星期五
责任编辑:南洋仁 版式设计:张磊



小说连载版精选

我已经不打算回忆往事了,买了房子——哪怕是旧房子——再去回味过去的生活恐怕是可耻的。这就跟一遍一遍地蹲在墙根下,老狗似的“呜呜”告诉别人,你过去的日子多么凄惨,让人与你一同分担……这种举止令人厌倦。我不要这么回想了,已经很厌倦去蹬过去那些苦水。只要我稍微催促一下,她就能早一些离开这儿——“走吧!”只要我狠下心这么一说,问题就解决了。

——《我们五个》

我们五个

阿微木依萝

现在这房子是我的了

现在这房子是我的了,再有二十分钟她便从这个房间里搬走——我估摸着,她最后那点儿行李再有二十分钟可以打理好。她很不舍,望了望四周,包括光秃秃的墙壁——不,墙壁上有光,不算光秃,这个时候是晚上,那些光斑像秋天的稻穗。

她是个离了婚的老妇人,大概快七十岁了,带着孙女住在这间建筑面积只有六十四平方米的小房子里。她很孤独,不用问我也知道,浑身上下黑色装扮已经透出那种凉水一样的孤寂——生活早就浸湿了她的生活。可我也同样感受到,她那孤寂中的体面与尊严:她喜欢化精致的妆容,口红色调恰好把她的面容衬得年轻了好几岁;时髦的皮质高跟鞋,脚趾甲涂了颜色,头发干干净净,烫成这个年纪最妥帖的小卷。在她身上,除了难免的孤寂气味,以及偶尔从她脸上闪过即逝的疲惫,看不出被孤独和困境去渍的痕迹。

当然,可能眼下这一刻,她内心有点溃散,生活的重力拉扯着她。我不敢上去打扰这种“离别”——这是她与这套房子……不,是她与自己的生活作别的时刻;她之前有多想离开这儿,此刻就有多不舍。这是很矛盾的心理,也到了到了一定年纪才会理解并渗透她这种心境。

我站在一旁搓着双手,像个屠夫,像是来宰杀她好不容易喂胖的日子。

她叹了一口气——小心翼翼地叹了一口气,生怕自己一个莽撞的动作给别人留下不好的印象或麻烦。我当时下决心买这所房子,正是因为她给我的这种感觉:小心翼翼。可我没法安慰她,我沉醉在自己新生活的喜悦里呢!人生就是这样,过于同情一个人的时候,心窝子会痛,这种感觉我曾体会得太多,导致心情抑郁,患了胆石症(当然这更像是得病后找不到别的借口)。我是这儿的房主了,这六十四平方米的房款,分文不少地划到了她的银行卡上。她抱着这一大笔钱,像抱着一大堆打包好的生活,从四楼405号房间乘电梯下去,走出小区大门,她的生活就在外面重新开始了。我打定主意不再同情她,不再揣测她心里想着什么,内心十分坚定地警告自己:让她走,越快越好;她在这儿停留得越久,对我越不利,会使我忆起过去那些难熬的苦日子。

我已经不打算回忆往事了,买了房子——哪怕是旧房子——再去回味过去的生活恐怕是可耻的。这就跟一遍一遍地蹲在墙根下,老狗似的“呜呜”告诉别人,你过去的日子多么凄惨,让人与你一同分担……这种举止令人厌倦。我不要这么回想了,已经很厌倦去蹬过去那些苦水。只要我稍微催促一下,她就能早一些离开这儿——“走吧!”只要我狠下心这么一说,问题就解决了。

可我怎么也说不出口。都怪我跟她是一类人,都是小心翼翼:一方面想在生活里充当一匹冷酷无情的狼,实际上只不过是一只温顺的狗,对任何事与人,仅仅龇了龇牙。我突然担心,“继承”她的房

子,会不会还继承一些别的?比方说,一个人在一套房子里住得太久,总会遗留很多东西——当然也说不清遗留了什么。可是作为一所房子,它其实是会“吃”掉很多东西的:比方说我们总是做梦,可一早醒来谁也记不清做了什么,这些都是被房子吞掉了;它本身就是空荡荡地被人从地上垒起来,必须吞下一些东西才能让自己饱满——这些无形的东西会在往后的生活里与我的气息相融。就比如此刻,我也带着女儿住了进来,花了一笔不小的钱,是我全部的积蓄,来继承这套房子未来的所有时光。我们的一些生活习惯,可能会受到她们祖孙二人的影响;没准儿,从今天开始,我又会格外喜欢黑色的衣服。说我过于神经质也好,别的什么毛病也罢,总之我在想:人与人之间,相互传染的不止是疾病,习性和命运都有可能相似。我从前一直喜欢黑色的衣服;刚结婚的第一年,我还喜欢浅色衣服,婚后一年之后,我竟然一直在买黑色新衣,仿佛生活从那个时候黑了下去。去年的下半年,我才告别黑衣服,决定从暗淡的颜色里脱身。我可不想再重蹈她的覆辙——不是我自己的覆辙——在这套房子里黑漆漆地生活。

我今天穿着喜庆的颜色:淡粉色,像一个十足的年轻人,心里装着过去某个时候最新鲜的梦想。我希望以后,生命的鲜活可以从着装里渗透出来,再也不要像从前,让女儿指着我曾经那顶黑色的帽子说:总是黑色的帽子、总是黑色,就不能买别的颜色吗?

我招呼着孩子坐在窗前最明亮的位置,让她感受一下:从今天开始,哪怕我们买的是一所旧居,可生活从此以后是个新的篇章了。我给她扎了可爱的冲天揪,看上去像一头小牛角,让她坐在那儿。她抱着她要用买来别墅的存钱罐里一千多块压岁钱,像个小小的土财主,架着二郎腿;窗户外面的天空上云彩洁净,风把她头顶一小撮头发吹得飘来飘去。

老房主在伸手摸她的墙壁,我就知道她要这么做。

“我是个很念旧的人。”她有点抱歉的意思,“如果不是很缺钱,我不会把它卖了。”

“是的,我看得出来,您是个很感性的人。”我说。

她很满意我的回答。不过,她说话的话速还是有点快了。

“人在这个时候卖房,就像一只老鸟在快死的时候把窝掀翻了,而她还没有力气重新盖一个新窝。”

她的话让我内心震动。“我可以理解您的心情,放心吧,一切都会好起来。”我说。

她问我做什么工作,我不能说我在写作,如果这样回答,她可能就不会跟我说话了。我只能说,我是个自由职业者。她点了点头。

随后,她坐在旧沙发上——那是她自己的沙发,本来打算搬走,后来又说不必了,送给我了。

我倒希望她搬走,沙发旧得都快看到“骨头”了。

她拍了拍墙壁,“看,多结实。”就像在拍一个人结实的臂膀,差不多可以理解成她要对你说,“看,多靠得住。”

我想对她说:走吧,拍也拍了,住也住过了,该腾地儿了。



她还是不走。由于一身黑衣,贴着墙壁站在那儿像根烟筒。

我坐了下来,在内置阳台跟前,对着强烈的阳光。我没有给她倒水,我觉得恍惚:到底谁才是这个房子的主人?我俩都是,又好像都不是。我们干脆谁也不管谁了。

她丢给我几把钥匙,突然精神一振,脸色有点骄傲、不屑,再也没有不舍的味道。

“现在这房子是你的了!”

她说,说得那么潇洒,像个黑色的女王。

之后,她踩着那双时尚的高跟鞋从木地板上走到门边,在那儿,含着笑,无比温柔,毫无半分不舍的意思,对我和我的女儿说:再见,祝你们母女生活每一天都开开心心。

然后她开开心心地走了。

我跟女儿一脸茫然地互相看了看,然后,我忍不住哈哈大笑,女儿也哈哈大笑,但是她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笑,她是因为我笑而跟着笑。她问我:“你笑什么呢妈妈,还笑出眼泪花花了?”

我停下来,我说:“那个奶奶今天结束了她过去的一大段生活,她祝我们在这里的生活每一天都开开心心,所以,笑一笑吧,总是要礼貌一点的。你不希望她搬出去的生活也开开心心吗?”

“她会像我们一样哈哈大笑吗?”

“对啊,她会的,她会每一天都挂着一张笑脸。”

“她疯了吗?”

“没有,为什么要这样说?你觉得我们这样笑,是疯子吗?”

“有点像。”

“人在生活里觉得疲倦的时候就会这么笑一笑。”

“什么是疲倦?”

“就是有点累的时候。”

“那为什么还要笑,累不是应该躺下来休息?”

“就是因为没办法躺下来休息,才觉得累。”

“别人也这样笑吗?”

“是。”

“可我没看见别人这样笑呀。”

“他们不会在人多的地方,他们只会人少的地方,一个人,或者像我跟你,两个人躲起来傻笑。”

女儿对我的回答不满意,她说她觉得也没什么可笑,有什么可笑呢,挺无聊的。

陪玉秀看电影

尹向东

七

谭明康下棋,玉秀就去看电影。她已开始痴迷电影了。晚饭后,她去影院门前张望。电影票非常难买,一天只一场,爱电影的人一早去排队,排到日上三竿,卖票的小窗口才打开,排队的被年轻力壮的一挤,全失了秩序。玉秀不指望去窗口能买到票,她只在电影即将开始时守候在影院门前,等待那些有急事不能看电影的人把票卖给她。像她这样等票的人非常多,因此能买到票的机会极少,许多夜晚,她只能垂头丧气地回来。

上映新片时,票更难买,她等到电影即将结束、守门的人走后,立即进去看个片尾。许多电影玉秀看过多次,她还是想看,依旧去候票。再后来,她总结经验,先在电影院门前碰碰运气,看候票的人多,就捏着纸币走向街口,边走边喊:“买票了,谁有票卖?”玉秀的这一行动给她带来过不少好运,但时间不长,别人也学会了,那一条街都是捏着纸币的人喊票。

回到家里,玉秀抱怨说:“康定人真怪,别人做啥他学啥。”

谭明康幸灾乐祸地说:“又没买到票吧?”玉秀说:“我去街口,他们也跟着去街口,那么多人,买啥票嘛!”

谭明康笑起来,说:“那街口是你一人的啊?”

玉秀看看谭明康,说:“你那个朋友,那个舒勇,往年他还爱送电影票来,现在怎么了?这些年都没见过他人。”

谭明康说:“我看,你这就是他给惹上的。”

玉秀痴迷上电影,谭明康也延长了下棋的时间。各有所好的日子像不动的水,偶尔也争吵几句,不过这争吵不像过去直抵相互的痛楚,造成彼此的伤害;他们后来的争吵像一种生活的习惯,像吃饭时摆在桌上的菜肴,因此这争吵具备某种温暖的特质。

谭明康下棋不用再躲,隔壁周光福是近水楼台,他去周家,或周光福过来,他们一块儿通宵达旦熬战不休。谭明康已习惯了用力把棋子摔响,他们下棋的时候“啪啪”的声音不时响起来。那个早晨,玉秀起床给两个孩子做早饭,看见他们还无休止地走棋,玉秀的愤怒简单明快,她直接掀了棋局。周光福站起身就开溜,将出门的瞬间,玉秀把棋盘再一次扔向他。周光福回头看时,谭明康见他的脸色尴尬而又略带讨好,但并不愠怒,这表情让谭明康笑了起来,玉秀也笑。即便这样的怒火也不能再给家庭造成伤害,连周光福本人都不当事。谭明康一叫,他还跑来,问一声“玉秀不在啊”,就昏天黑地坐下来。

心境一旦安宁,时日就像上足了发条。那一年耀文十四岁,读到了初三;耀文也进了初中。只是玉秀越来越瘦。实际上自谭明康去内地学习回来,玉秀就再没胖过。她和谭明康进行一场比赛,看谁瘦得更厉害。这一年,又新添了胃病的毛病:吃着饭,或正上着班,胃就痛起来,她压着胃部,等那一阵痛过去,又放开手做事。

谭明康说:“你去医院检查检查吧,老这样痛不是办法。”

玉秀摇头说:“痛不了多厉害,没必要去医院,吃点胃药就行。”

屋里都是玉秀的胃药:胃舒宁、陈香露白露、170胃药……胃痛起来时,玉秀胡乱抓药就吃。

玉秀对电影的热情并没有因为胃痛而减低。那时候电影票已不像几年前难买,电影院

也增加了放映次数,一天有三场:中午十二点半一场,下午两点半一场,晚上七点半一场。玉秀不用天天去碰运气,想看电影了,按时间去,几乎都能买到票。但是《少林寺》在康定上演时除外——大家都在讨论这场电影,电影院售票口又拥挤不堪。那段时间玉秀的胃痛也极为频繁,可《少林寺》让她对电影的痴迷到达了极致。开演当天,她拿着纸币去街口等票,到电影散场才匆匆跑去看片尾。如此一段时间没看上电影,她倒能唱片尾那首《少林,少林》了。星期天一早,她排到电影院售票窗口,在窗口即将打开售票时,她早被那些年轻人挤到一边。为了等票,她中午没回家吃饭,在小食店里简单对付一顿,下午再排,售票时仍被挤开,直到一天的电影全部放完,她才回到家里。

那段时间,走哪里都能听人谈论《少林寺》:谈论白无暇和她的大黄狗,谈论小虎和王仁则……这些谈论让玉秀心急火燎。她是个倔强的人,自己没看电影,别人讲时她偏不听,忙回避开走开。

家里,她给谭明康抱怨,说:“看不上这电影,到死都不甘心!”

谭明康说:“至于吗,一场电影而已。”玉秀说:“我非看上这电影不可!”

《少林寺》在康定上映了半月。在电影接近尾声时,玉秀才看上。那是个星期六晚上,影院门前的拥挤状况虽然好了许多,玉秀还挤不进去。眼见再有一天这电影就不会再放,她都急得快哭出来了。看见一个年轻人刚买了票挤出,玉秀逼急了,拉住那青年的手乞求说:“谢谢你,把票让给我吧!”康定是一小城,人人面善,那青年看看玉秀,说:“阿姐,你拿去,我再挤。”玉秀接过票,感动得要哭。回到家里,夜色已笼罩了整个砖厂,她特别兴奋,进门就说:“我上看电影了!”谭明康和周光福在下棋,谭明康“嗯”了一声,连头也没抬。她坐边上耐心等他们下。一盘完了,玉秀说:“算了吧,别下了。”

谭明康边摆棋子边说:“看上了?”

玉秀说:“看上了。”

周光福说:“一场电影有啥稀奇的?大家都在说,我不相信真有那样大的吸引力。”

玉秀说:“好看呢!那是我这一辈子看过的最好看的电影!”

说这话时,谭明康和周光福已经开下,不再听她说什么。她再一次耐心等待,见她下完还摆,玉秀拿手拂去,把棋盘掀了。周光福慌忙站起来,连声说:“不下了,再不下了!”忙向外走。

玉秀笑了起来,说:“哥哥,我有事和明康说,明天你们再下。”

周光福点着头出屋。她给谭明康讲电影的情节,说:“明天能不能买两张票,我们一块去看。”

谭明康说:“我还是在家里下棋,听你讲,没那么精彩嘛。”

玉秀说:“你这人,一点没默契!”

谭明康忙说:“行啊,只要你能买到两张票。”第二天一早,玉秀信心百倍地出门。那个厚着脸皮的办法让她买到了两张晚场的票。时间尚早,她舍不得回去,还候在那里,连着看了两场。看完出来,离晚场已经不久了,忙向家里跑。回到家里,两个孩子和谭明康正吃着饭。

谭明康说:“总算回来了,这一个休息日全让你在电影院耗完了,快吃饭吧。”

玉秀大口喘着气说:“吃啥饭,快走!”

谭明康说:“还去?”

玉秀说:“我好不容易才买两张票回来,快,电影要开始了!”

谭明康披了外衣,一路小跑,边跑边说:“你吃饭没有?”